

卡 尔·马 克 思

关于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论述

汤·B·博特莫尔 编
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

初版发行于1956年，第二版1961年，塘鹅书局版1963年。1965、1967、1969、1970、
1971、1973、1974、1975、1976、1978年十次重印。

本译文用塘鹅书局本，汤·B·博特莫尔和马·鲁贝尔编，附有导言和注。节录英文由
博特莫尔译。

《英国社会学杂志》书评说，“该书形式连贯，英文明晰，使马克思的某些最重要的观
点易于了解，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入门书实在罕有伦比”。

ISBN 0 14
02. 0563 2 / 国际分类书号

著 者 介 绍

汤姆·博特莫尔，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以前是温哥华的西蒙·弗雷泽大学政治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主任。他是1969—71年英国社会学会主席，1970年以来任国际社会学会副主席，*他对社会学理论问题、社会阶层、马克思主义以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有广泛的论著，发表的作品有：《现代社会的阶级》（1965年）、《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963）、《问题和文献指南》（1971年第二版）、《人才与社会》（1964，现有塘鹅本）、《社会的批判》（1967）、《卡尔·马克思》（1973）、《批判社会学》（1974）。他也是《大英百科全书》、《纽约书评》和社会学杂志的撰稿人。

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是知名的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权威。他的出版物包括：《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道德的论述》（法文，1972年）、《卡尔·马克思著作目录》（法文，1956和1960年）、《卡尔·马克思：思想家传记随笔》（法文，1972年第二版）、《波拿巴主义前的卡尔·马克思》（法文，1960年）、《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公社》（德文，1972年）。即将出版的有论文集，书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批判》（1974年），和他与M·马纳莱合著的《并非传说中的马克思。他的生活和时代纪年》（1974年）。鲁贝尔是《马克思学研究》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发表在“北斗丛书”中，巴黎）的编者。

*汤姆·博特莫尔于1974—78年任国际社会学会主席。

目 录

序言	(1)
第二次印本序言	(3)
译者序言	(3)
导言	(5)
1 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社会哲学	(5)
2 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	(19)

选 录

一、方法论基础	(30)
1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30)
2 存在和意识	(38)
3 社会、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	(50)
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	(57)
1 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	(57)
2 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政治制度	(61)
三、资本主义社会学	(67)
1 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67)
2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75)
3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83)
4 资本主义和人的异化	(86)
5 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92)
6 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	(105)
四、政治社会学	(112)
1 国家和法	(112)
2 革命的动力	(119)
五、未来的社会	(124)

序　　言

马克思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政治哲学家和革命家。他的科学家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因这几方面活动的结合，尤其是因作为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而受到损害。

他的科学家的名声也因对他的著作的无知而受损，他的许多作品直到近年来才刊印。1927年才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D·里亚扎诺夫的指导下出版了计划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卷。这一卷以及相继各卷第一次提供了1847年以前马克思著作的确切文本。^①要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任何认真的考察，这些文本^②都是不可缺少的，不仅因为它们对社会理论的直接贡献，而且因为它们指出了马克思在青年时期详尽阐述的社会学分析的巨大计划，这些社会学的分析，他只发表或甚至只写了一小部分。按照这些青年时期的计划看来，甚至篇幅巨大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各卷也只不过是一部更大得多的著作的片断，这部巨著要致力于对社会制度进行全面的分析。

英国研究马克思的人碰到更多的困难，因为许多早年的著作还没有译过来，^③这个缺陷的影响是明显的，甚至于最好的论述马克思的批判性文献（英文的）都靠几本名著——《共产党宣言》、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在这本原文选录中我们收入了马克思早年著作中的大量译文，以求补救上述缺点。然而我们不限于1847年前手稿的节选。除了他的通信之外，我们从已知的全部马克思著作中选出段落，努力在适当小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开始出版（以下简称《全集》）。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导致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里亚扎诺夫免职（1931年他“不露面了”），显然立即导致放弃里亚扎诺夫所设想并开始实行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原计划的四十二卷，只出版了十二卷。

②对社会学家最重要的是：《黑格尔国家法批判》（1843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要》（1844—47）、《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46）。这些初次在《全集》卷I／1（1927年）、卷I／3、5、6（1932年）中全文发表。

③现有译本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R·帕斯卡尔编，附他的序言，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38年。（一些段落有较早的译文，载西·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纽约，1936年）

《文选》，H. J. 斯坦宁译，伦敦，1926年；纽约，国际出版社，1926年。

H. F. 明斯的论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载《科学与社会》，第十二卷第1期，1948年，有一些译成的段落，但主要是评论。

H. P. 亚当斯《早期著作中的卡尔·马克思》，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社，1940年。书上有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有益的评述，有些原文摘要。

的篇幅之内表达出他的方法的主要特点以及他的研究的主要结论。选得广泛的一个理由是：许多马克思的著作已翻译而不为人所熟知，并且有时候现有译本是不令人满意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马克思的观点有发展，我们力求表明这种演变，例如他关于社会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观点。

我们的导言不图对节选文作详尽的评论。在第一部分，我们考察马克思受到的某些知识上的影响，它们在他自己的理论建设上所起的作用。由此使我们去考察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方法，他在努力建立的科学，以及说明他思想上社会分析与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我们把马克思的理论对后来社会学的影响作一个简单的历史的评述。

汤·B·博

马·鲁

1955年秋

第二次印本序言

在这第二次印本上，我们有机会改正了一些小错和修正少数译文字句，再无其他改动。

汤·B·博

马·鲁

1961年4月

塘鹅书局版第二次印本序言

这个印本上我们在所附《书目题要》中补充了一些马克思著作的最近英译本。

汤·B·博

马·鲁

1964年9月

译者序言

收入本书的马克思著作的节录大部分是新译的，其中许多是第一次译成英文。主要的例外是《共产党宣言》的摘录，人所熟知，原译文若有改动似乎就不适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用1888年英译本。其他例外是原用英文写成出版的章节；有《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论文，这里用的节录原文取自该报合订本。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章节，我大量用1887年出版的穆尔和艾威林的译文，但是参照1932年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刊印的普及版德文原文全部加以修订。

其它的节录文字，凡从前有英译本的，我通常都查阅，特别是在德文原文有不明确之处时。但是旧译文往往不自然而且有时不确切，因此我极少改动我自己的译文。较近的译本好得多，可以看得出来与我的译文有时候没有很大的出入（例如，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的一些章节）。

每节后注明出处和译文所用版本。马克思本人没发表的章节或文章，也指出第一次出版年份。^①

①除著作持续一段不确定年代的以外，如《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选录书目：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载《前进报》，1844年8月7日同上，载《前进报》，1844年8月10日

三卷《资本论》

《哥达纲领批判》

《共产党宣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神圣家族》

《论犹太人问题》，载《德法年鉴》，1844年2月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德法年鉴》，1844年2月

《黑格尔国家法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注明卷册）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载《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10月28日至11月25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哲学的贫困》

《剩余价值理论》（注明卷册），卡尔·考茨基版，1905—10年发行

《资本论》普及版，三卷四册

《雇佣劳动与资本》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包括本书选录的著作的编写、初版，英译本的日期等可查本书所附《书目提要》。

汤·B·博

导　　言　一

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社会哲学

师承和同辈

流行的看法仍然认为马克思的一生始终是黑格尔的门徒，只不过对他导师的渊博的历史哲学多少充实了一些实际内容。马克思确实在黑格尔哲学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使用了黑格尔哲学的术语，特别在早期著作中是如此。他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某些方面从未失去尊崇。但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除来自黑格尔外，还有其他知识来源，并且我们应该记住，它还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生活和运动的经验研究之上的。

1858年初，当马克思长期中断科学的研究，再行着手之际，曾写信给恩格斯说，由于偶然的机会使他注意黑格尔的《逻辑学》，读之极为有益，特别是在选用写作的方法上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又说，“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①

马克思在他一生余下的二十五年中再也没有找到做这件事的时间。他满足于在《资本论》中“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来阐述他的价值理论。^②然而，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已经批判、抛弃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所阐明了的政治学说。他精细地分析过黑格尔的政治概念，扼要地叙述了国家的社会学理论。那时他反对黑格尔，表现得热烈赞扬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他还未曾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③1844年，他写过一篇批判黑格尔哲学方法的长文，他赞扬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阐明人类的来源和发展的想法。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已了解到，在历史过程中人创造了他自身，历史演变的动力是人的劳动，或生活在社会中人们的实际活动。“黑格尔的《现象学》……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④

但是，在马克思心目中，——这却是两位思想家之间决然差异之点——黑格尔认为劳动只是纯粹精神活动的一种异化了的形式。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过程不过是抽象范畴的运动和冲突，实际个体不过是历史过程的玩具。政治和经济的异化，黑格尔虽然了解、描述得很好，不过显现为纯思的境界，而这位哲学家自居为异化了的世界的见证、法官和拯救者。

“《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批判；但是，由于《现象学》

^①见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58年1月14日。

^②见德文本第二版跋（1873）。

^③见《黑格尔国家法批判》，《全集》第1卷第1册上，第403—553页。这篇手稿大概在1843年3至8月间写成，直到1927年才发表。

^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紧紧抓住人的异化，……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①

所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接受了历史是人类自我创造的过程这个观点。这不是说马克思本人是个历史哲学家，或他局限于只从黑格尔得到他历史发展的概念。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这个观点，在十八世纪后期的许多政治与历史著作中都找得到，^②已与早期就形成的进步的观念融合，也可以认为是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相分离的开端。然而，曾有议论说，黑格尔给与发展这个观念以特有意义，强调了对立面的斗争——即辩证运动，而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有类似之说，即阶级冲突占据显著的、甚至是根本的地位。因之，不言而喻，不管马克思是否是历史哲学家，严格说来，他总是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他基本理论中的一条，对这一条与其作社会学的解释还不如作哲学的解释。但是，这种相似之处似乎不足以证明这在事实上就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渊源，特别是马克思本人有不同的说明，在一封著名的信上他写道：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③

黑格尔的影响更多的是激发马克思对当时存在的德国编史工作的总的批判和完全抛弃。

马克思思想中起更加重要作用的是黑格尔的“异化”观念。这个概念在黑格尔派对精神的说明中，不但在黑格尔本人的哲学（在《现象学》中）而且在“青年黑格尔派”根本变换形式的著作中，都是基本的。“异化”，在青年黑格尔派意指一种情况，人自身的力量在其中显现为自我生存的力量，或控制着他的行动的实体。所以费尔巴哈在他基督教的研究中就这样用异化这个概念：^④他申述宗教的本质就是人自己的本质在他自身之外显现出来而且得到物化或人化。赋与神的力量和才能事实上就是人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神圣的法则只不过是人自己本性的法则而已。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他是从费尔巴哈到达的地方开始。异化问题支配所有他的著作，但不再是个哲学问题（即关于人的本质的争论）。异化是作为社会现象来考虑的。马克思追问：人们在什么环境中把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价值显

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页。

②特别是见苏格兰史学家：亚当·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译成德文，大概对黑格尔论“市民社会”有影响），和约翰·米勒，《显贵阶层的起源》，1771年，1806年第四版；在法国西·尼·昂·兰盖，《民法论》，1767年，和圣西门的著作（下文要讲）。马克思非常熟悉苏格兰史学家和圣西门及受他影响的史学家的著作，而且他把他们摆得比黑格尔和他在史学方面的弟子高得多。

③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1852年3月5日。找出马克思理论的来源太容易了，无须追溯黑格尔。马克思只需要读同代史学家（德国之外的）的著作而且观察他眼前正在发生的事物，这两方面他都做到了。

④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

现为假设的、超人的存在的；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是什么？马克思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意识形态）讨论宗教，而且因此他为建立现代的宗教社会学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也考察别的异化的形式，这是他与费尔巴哈分歧最大之处。他反对黑格尔的国家的神化，认为国家（作为支配社会的专断的外在力量）只是人类异化的另一形式。而且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时，他把资本形式的财富描述为异化的另一方式；资本的统治是“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①这里就宗教的异化而论，马克思发出疑问说，这些现象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人类把那些真正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力量显现为外在的客体、物化的抽象，这是怎样发生的呢？——譬如，他们认为国家是组织社会的力量，其实正是社会结构产生国家的；或者说，他们把资本形式的财富，那社会劳动（联合起来的人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看作是独立的、活动的力量，是“雇用”人类的，这是怎样发生的呢？^②

依照黑格尔的观点，劳动是“精神劳动”，异化是纯粹精神现象，从而“升华”的辩证过程只有在抽象思维的范围内发生，异化藉这一过程得到克服，而留下现存的社会制度不变。按照黑格尔观点，抽象权利升华成道德，道德升华成家庭，家庭升华成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升华成国家，最后，国家升华成世界史。但黑格尔在《法哲学》中阐述的这整个辩证过程，毫不触动现实的社会制度、家庭、市民社会以及国家。马克思以社会的真正改造的观念来反对这种虚构，社会道德的面貌应该由人按他的自然品质复其原形，复原人自己成为从奴役人的异化中解放的社会的人。

黑格尔的理论不考虑真实的社会现象，这位哲学家能够说明的既非社会现象的发生，也非其发展，更非其消灭。不可避免地，他对马克思表现为魔术师之类，靠所谓“否定之否定”的魔术公式，对人们的社会造作随心所欲兴之废之，生之死之，存之亡之。“因此，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③黑格尔把思想的动作同人类主体相分裂，把主体变成实体化了的思想之宾体。马克思评论说，显然“如果没有别人，那么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能使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表现，即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④

简言之，这就是马克思当时分析所达到的阶段。当时他正准备写成“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4节，第86—92页。

② 马克思的“虚假的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概念与“异化”概念有关。虚假的意识是在异化情况下的个体的意识，而意识形态是由虚假的意识产生的信仰系统。自然，后来马克思用“意识形态”一词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其一，指深思熟虑地加以误解的观念系统。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最近的讨论，见让·伊波利特，《关于〈资本论〉的结构和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哲学假设》，载《法国哲学学会通报》，1948年10—12月号，（再刊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巴黎，1955年）；H. 波皮茨，《人的异化》，巴塞尔，1953年；卡·勒维特，《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的自我异化》，载《社会研究》，1954年夏季号；H. B. 阿克顿，《时代的幻想》，伦敦，1955年。

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7页。

④ 同上，第178页。

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①仍只二十六岁的马克思，意在把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作为毕生的事业来作的，实际上从未完成。他只写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即使是那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也不过是尚未写完的序论而已。

虽然人们可能承认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是个精力充沛的黑格尔的批评家，但常有议论说，《资本论》说明又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了。很清楚，在有些篇章马克思精心仿效、甚至照搬黑格尔的表达方式，^②但是马克思本人后来利用机会谈及所谓他的“黑格尔主义”时说，虽然他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他还是把辩证法倒过来，使之非神秘化，同时吸取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把叙述的方式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关心的乃是强调他自己方法的严格经验的特点。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

马克思意在写出经验作品，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并且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马克思把自己同物理学家相比，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他选定整个英国作实验室，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在社会学分析上，为了查出社会过程的“纯粹形态”并加以叙述，必须换用抽象力。因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总之，查一下《资本论》的结构就会明白只有一小部分写得内容或可以认为是黑格尔的表达方式。绝大部分是社会学和历史学资料的表述和分析。其实，就以社会学的方式来陈述社会史，即如社会制度史的著作而论，《资本论》是其中最早而且还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它是部科学著作，同时也是道德控诉，在形式和内容上它都表达出马克思的实用科学概念。

所以，我们主张马克思从黑格尔接受的是一套不同的、而不是通常提到的那套观念。他开始是黑格尔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反对派。在早年著作中他的议论表明他非常强烈地受其他思想家的影响，特别是圣西门的。^④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② “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在1857—58年写的手稿中更加明显，手稿是《资本论》的初稿。参见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③ 《资本论》第二版跋，1873年。

④ 参见乔治·古尔维奇的一篇有趣的论文，《青年马克思的社会学》，再刊于他的《社会学的现时倾向》一书第10章，巴黎，1951年。

有证据认为：还在他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之前就受到圣西门派的影响。圣西门的弟子在德国极为活跃。^①圣西门派学说在摩泽尔地区得到很多信徒以致主教不得已发出特别警告反对这种新异端。同时，当马克思正在特里尔结束他的高中课程时，有个圣西门派的传播者路德维希·加尔住的那个城里，此人于1835年出版一本论《特权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小册子。马克思的父亲和他学校的校长都是文学会的，加尔也是个会员，1843年因该会具有“自由倾向”引起了警察的注意。^②再者，在马克思于1837年上柏林大学时，他听过爱德华·甘斯讲课，甘斯是个热心的圣西门派。

这样，马克思甚至于在他研究黑格尔之前就有广泛的机会知悉圣西门派的学说。在莱茵兰地方传播圣西门思想的第一个人是马克思的朋友莫泽斯·赫斯，1842年此人是《莱茵报》的编辑之一。也许就是赫斯促使马克思注意罗伦兹·冯·施泰因那本书《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在《莱茵报》上写了书评。罗·冯·施泰因注意到法国社会主义者主张把他们的学说建立在社会的科学之基础上，又在德国自居这种新科学的发言人，反对现存的“国家学”。

马克思最晚在1846年就很熟悉圣西门的著作，这是从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卡尔·格律恩给与详尽抨击而显然可见的。^③比较原文，^④圣西门对他自己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第一，二人都同样强调工业，强调社会是人生产精神产品以及物质产品的工场。可能马克思对黑格尔把劳动看成是纯精神劳动的思想持率直批评态度，出自他早年读圣西门的书。第二，在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上，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个障碍，而社会（特别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国家的基础。圣西门谈到这点说，“政府的形式只是形式，而财产的构成则是基础；所以，正是这个构成实实在在地具有社会上层建筑之基础的作用”（《实业》）。

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另一个成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来得颇晚。马克思直到1843年才记述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承认那时他不懂经济事情。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他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

① E. M. 巴特勒，《德国的圣西门派宗教》，1926年。此书只论及圣西门派影响的有限时期。

② B. 尼古拉耶夫斯基和O. 麦亨-赫尔芬，《论学人兼战士的马克思》，1936年，第9页以下。并参见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两个人物》（卡·马克思和赫·斯宾塞），载《欧洲通报》，第60卷，1909年。柯瓦列夫斯基在回忆中想起马克思谈过他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是个热忱的圣西门弟子。

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72—594页。

④ 见乔·古尔维奇前列著作。

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所以马克思最初学经济是在1843—45年，当流放在巴黎时，而继续研究则在1845—48年在布鲁塞尔停留时。研究范围异常之广，可以从马克思《笔记本》中的摘录和评论里看到。^①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成为学识渊博的人，虽然他尤其受李嘉图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其他经济学家的作品，他们曾从事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如霍吉斯金和布雷那些人，他们从这个理论中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从广泛的社会学观点研究经济学的、认为经济学的主题就是生产过程中人类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那些人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魁奈的《经济表》，也给予马克思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博览群书，对前辈批判的研究，其成果就是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社会学分析的一部分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里我们不谈马克思的理论本身的经济方面。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形成经济体系的社会学分析那部分。马克思把他那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来研究，致力于分析社会关系，在他看来，表现在价值、价格等等中的经济关系底下有社会关系。他的经济著作是他早年分析人类劳动的继续，这些著作同当时的经济学相似较少而同当时经济体系的社会学研究类似较多。例如，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长篇大论^②从现代经济理论的观点看来没有意义，但对工作社会学却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熊彼得强调过这种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结合的一个特点：

“……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角度给资本主义下定义，即私人支配生产资料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机理是由他的经济理论提供的。这种经济理论在于指明包含在诸如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互换等概念中的社会学资料怎样通过经济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的中介而产生效果，又怎样确切地产生经济过程，这些过程终于要打破它自己制度的框框，同时创造另一社会出现的条件。”^③

也许有点怪，想到马克思明明意图要建立一种包括现存各门社会科学的社会的科学，而在任何一部著作中从没用过“社会学”一词，虽则和他相近的同辈孔德，已经使这个词流传开了。也许可以解释为马克思讨厌“实证哲学”，又看不起孔德及其门徒。

显然在1866年前他没有读过孔德的作品。那时英国、法国热衷于孔德变得明显。这使他惊讶又确实使他烦恼，便开始读孔德的著作，其百科全书式的特点立即使他深有感受，但他断定比黑格尔的著作差之太远。^④除反对神学的外貌之外，实证哲学在他看来似乎是“深深

^①发表在《全集》I / 3，第411—579页和《全集》I / 6，第597—620页（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份材料后来多用来写成《资本论》第四卷，即由考茨基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1905—10）。

^②《剩余价值理论》手稿，见本书第81—83页。

^③约·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纽约，1942年，第20页。

^④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6年7月7日。

植根于天主教的土壤”。^①联系到一个孔德的英国门徒，他轻蔑地说，“实证哲学就意味着对一切实证的东西的无知”。^②

马克思完全摒弃孔德的社会学说。他特别指责孔德学说的神学的、宗派的精神与预言狂，感到无须对这种学说作为整体加以系统的批判。也许马克思主要是从孔德门徒的活动，特别是法国的门徒来判断孔德，他们想要使实证主义成为劳工运动的哲学。他对孔德的评价反映了两点。第一点，他对打算把独特的哲学学说强加在劳工运动身上的实证主义者的敌视，突出了他自己的拒绝对历史过程作哲学考察，并拒绝空想，甚至是用新“实证主义”宗教的形式。^③第二点，与马克思正力图使之产生的这门科学的性质有关。它一定和孔德想到的社会学主题近似。但是，还有大大不同之点令人看起来足以说明马克思的批判态度是不错的。我们现在必需加以考察的他那“社会的科学”，接近于现时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更甚于接近这门学科因之命名的理论。

马克思是位科学家

无疑地马克思认为他自己是个科学家。但是他所想的科学是实用的，^④也许正是这一点生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神话来。恩格斯一定相信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在马克思读过原稿的《反杜林论》中^⑤恩格斯把“两个伟大的发现”归功于他，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由于这两大发现，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恩格斯联系到剩余价值理论再次谈到“科学社会主义”，照他看来，剩余价值理论是首先由马克思作出的。

①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马克思写道：“与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相比，孔德的综合论述是小学生作业，只有局部意义。”

②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9年3月29日。

③大多数马克思学者把马克思和孔德的著作作为敌对“体系”对待。例如见：

C·德·克列斯-克腊乌兹，《孔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社会科学》，1901年10月。

露西·普雷南，《马克思和孔德》，载《在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下》卷二，社会版，巴黎，1937年，第19—76页。

保罗·拉伯伦，《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效用》，同上书，第77—123页。

④保尔·拉法格在他的《回忆录》（发表在《新时代》，1890年）中引用马克思的话说，“科学不应该是自我欣赏，那些有幸能献身于科学工作的人应该首先用其知识为人类服务。”

⑤《反杜林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恩格斯没有指明这门新科学的范围。他有时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理论，^①他说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发展过程的阐明，^②就是“发展的理论”。^③

马克思似乎并未反对过恩格斯的意见，但他自己的观点是不同的。他想要给社会主义以“科学基础”。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科学，而是社会政治运动，以求实现一个新的、更好的人类关系的体系。在致左尔格的一封信上^④马克思指责那些人（拉萨尔分子，或杜林的崇拜者）的意图，他们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信的后段，他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说“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马克思的态度在更早的一批著作中更为清楚。在《哲学的贫困》中他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他们无须像空想思想家那样“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稍后，马克思称这门科学是历史运动的产物，是一门革命的科学，而不再是空论；这门科学是由自觉地把本身与历史运动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所代表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谈到“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它“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这些就是从历史和社会的事实的经验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但不是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们至多构成一门社会主义的科学，一种对现存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的分析。^⑤

马克思的科学的性质，从他在1857年对他的研究所作的说明中看得更清楚，当时他恢复了在1844年开始而因政治活动和新闻活动被中断的科学的研究。1857年的商业危机激发他再度研究政治经济学，^⑥他那时着手的研究工作的性质能从最近发表的1857—58年的手稿加以考查。^⑦这项研究的计划和方法在1857年8月动手写的导言中列出了提纲，1903年由考茨基首先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勾描的计划，实际上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而是广泛得多的社会的研究，从他拟定要论述的题目看得出来：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

① 恩格斯致左尔格的信，1886年11月29日。

②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1886年12月28日。

③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1887年1月27日。

④ 1877年10月19日。

⑤ 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另一回事；见本书第17页。

⑥ 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1857年12月21日。

⑦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些手稿193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

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虽然后来他修改了这个计划的某些方面，他从没有完全放弃他想搞的、他曾经这样定下来的题目。只是疾病和逝世才阻止了他实现他的方案。^①

导言规定的马克思提出来讨论的主题是“物质生产”，进一步更详尽说明，“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马克思扩大了亚里士多德人的定义：“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个定义同时有伦理意义。马克思假定人的个性和特长是只有在从物质与精神的束缚中得到解放的社会里才能达到的目标。

导言继续对黑格尔的方法作批判性的说明，对“社会”这个概念作了审查。在这里马克思要批判了现今还没有完全消失的一个社会学学派。“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②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指的就是在相互关系或交互作用之中的个人而言的。在他看来，这些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物质生产”范围内产生的那些关系，换言之，即人类劳动的社会过程。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过程总是从生产重行开始。……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谈及物质生产之处，马克思没有用“归根到底”、或“最终原因”这样的辞句，在这些手稿上远没有陈述这种一元论的决定论，而恩格斯难以摆脱这一点，马克思逝世后，他不得不承认，在他和马克思的各种著作中（在他看来）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有不足之处。^③

稍后一章的提要有下列标题，“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写了一些论编史工作和所谓文化史的评论，这所谓文化史基本上是些宗教史和政治史。他打算讨论直到他那时代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由区别观念论的和现实的历史叙述、所谓客观的和主观的（伦理的）、哲学的历史叙述开始。他提出要驳倒那些矛头对准他本人的“唯物主义”见解的非难。他想要探讨“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他提出要研究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批判流行的进步概念，考察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概念之间的关系，他的出发点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①马克思在逝世前二年，1881年复信给考茨基，答复他问及可能出版马克思全集的问题，说书“首先要全部写成。”见卡尔·考茨基，《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1935年，第53页。

②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

③见恩格斯致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1894年1月25日，“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